

YANMING FENGGGE
YANMING FENGGGE
YANMING FENGGGE
YANMING FENGGGE
YANMING FENGGGE
YANMING FENGGGE

燕 鸣



歌

南煜林 著

(下)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FENGGE
FENGGE
FENGGE
FENGGE
YANMING FENGGE

燕 鸣



歌

南煜林著

(下)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鸣风歌/南煜林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—7—227—03518—3

I. 燕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7020 号

燕鸣风歌 (下)

南煜林 著

责任编辑 朱晓灵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33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3518—3
定 价 47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医院里茗茹脱险 黑板前茗菡赋韵 (1)
- 第二十二回 平田地风波大起 得疑病父子相争 (9)
- 第二十三回 穿新衣茗茹撒娇 写春联茗菡展才 (18)
- 第二十四回 寻借口来福发火 过大年神灵清庄 (26)
- 第二十五回 倪茗涛石台包工 倪茗波家中受训 (38)
- 第二十六回 梦怀鑫夜入歧途 张秀才故弄文章 (47)
- 第二十七回 忆往事顿生怜悯 应时势初探富门 (58)
- 第二十八回 石台川黑风大起 土坪山神灵布阵 (68)
- 第二十九回 熊金保请神驱邪 张世清夜遇疑影 (77)
- 第三十回 驱鬼怪世清入邪 建市场茗涛中标 (85)
- 第三十一回 下大雨有惊无险 拔猪草枉受屈冤 (92)
- 第三十二回 得实惠欢天喜地 受施舍论阳谈阴 (101)
- 第三十三回 穆凤英野外哭魂 春盼妻家中受辱 (113)
- 第三十四回 放苗水来福闹事 嫁孙女道明醉吟 (123)
- 第三十五回 顾巧芸家中挨打 牧羊女深山遇难 (133)
- 第三十六回 赶集市少华逞能 说是非泼妇挨揍 (142)
- 第三十七回 怜孤嫂春明仗义 盖鸡圈夫妻纷争 (152)
- 第三十八回 逛麦田闲弄风情 看皮影暗定终身 (160)
- 第三十九回 编谎言弄巧成拙 拨疑团云开雾散 (168)
- 第四十回 石台川喜庆丰收 土坪山金凤展翅 (177)

第二十一回

医院里茗茹脱险

黑板前茗菡赋韵

正当大家忙夏收时，茗茹突然喊叫着肚子疼，连续挂了几天液体也不见好转，茗波妈忙让送到医院，大夫一检查说要动手术。茗波因怕手术中途出个意外，经大夫同意，就随那些大夫进到手术室。到手术室里，大夫打开茗茹的腹腔一看，茗茹的阑尾早已萎缩，大夫只好一点一点地慢慢剥离。

倪庆山在外面等了好大一会儿，见茗茹手术还做不罢，就心急火燎地直转悠，嘴里还不停地乱骂着。茗波妈说：“不静静蹲着，你烦不烦，转得人怪憎恶的。”倪庆山说：“把你蹲着，我要是能蹲住早蹲下了。”茗波妈说：“惹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有理了！”

倪庆山气呼呼地说：“给你说过多少次我没打，怎么是我惹的祸？”茗波妈说：“你没打娃娃怎么能成这个样子！”倪庆山说：“看你怪不怪，明显是娃娃病了，还硬要说是我打的。我若打了，娃娃总会说的吧。”

茗菡看她大她妈又吵起来，就劝道：“大，妈，都已成这样了，你们就少说两句嘛。也不知道茗茹这阵儿咋样了，我大哥也不见出来，人心里着急得连啥一样的，你们光顾着吵呢。”倪庆山气呼呼地说：“茗茹有大夫呢，把你都悄着。”茗菡偷着瞪了她大一眼，就悄悄地蹲在了她妈的旁边。马生云女人也有些羞愧地蹲在茗波妈的另一边等着消息。

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，茗茹的手术还没做完。茗波妈心里着急，嘴上却直催着马生云女人说：“他三婶，要不你和茗菡先回去，这里有大夫呢，茗茹不要紧的。”马生云女人知道茗波妈在自我安慰着，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给你们闯了这么大祸，就是回去，心也安不下来。”茗波妈说：“我们也没想到能有这么严重。现在已成这个样子，也怨不得谁，要怨只怨茗茹的命不好。唉，茗涛自己偷着跑了，茗源又摔了一跤，谁能想到还有这一劫。就是把我茹蛋折腾得不像样子了，人心里怪难受的。”说着，茗波妈已成了个泪人，心里只气着倪庆山。她想着那晚要不是倪庆山赌气出去，也不会碰上纪永奇的那事，也就没这么倒霉了。但事情已经发生，她只有流泪的份儿了。茗菡看她妈流着眼泪，心想茗茹这么小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磨难，怪可怜的，也就陪着她妈淌了阵子眼泪。马生云女人想劝却难以开口，也就只好罢了。

正在这时，巧芸端着一个盆子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些馍馍。茗菡看她大嫂来，忙起身迎了过去。茗波妈和马生云女人也站了起来。巧芸见她婆婆和茗菡都淌着眼泪，心里一紧，想着是不是真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了，就着慌地问：“妈，茗茹咋样了？”茗波妈光擦眼泪，却没说话。茗菡知道她嫂子心里着急，就忙说：“大嫂，不要紧，正做手术呢。你咋来了？”巧芸说：“我在屋里等着，总不见个人回去，心急得没办法，就跑来了，顺便端了些饭，梦家我二婶又给了几个馍馍，我也拿来了。”

茗波妈眼泪汪汪地看着巧芸说：“茗茹手术还没做罢，谁还有心思吃饭。要不你先放那窗台上去。”巧芸应着，茗波妈又说：“你来屋里咋弄着呢？”巧芸说：“我把翠莲、翠珍叫过来给茗菡做着伴，不要紧的。”茗波妈又蹲下说：“也不知道茗茹咋样了，人心急得猫抠似的。这个茗波，进去也就不见出来了。”巧芸也跟着蹲下，见她公公从外面进来，又慌忙起来说：“大，你先过来吃饭。”倪庆山有些惊愕地看着巧芸说：“你咋来了，屋里安顿好着吗？”巧芸说：“好着呢。”倪庆山哼一声又转过身去。

外面，夕阳正在西下，晚霞的余晖淡淡地照在医院的白灰墙上，让人一看就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倪庆山从医院门口出来进去的不知又转了多少回。好不容易，茗茹的手术做罢了。大夫出来说了情况，马

生云女人一听眼睛都吓直了。茗波妈知道是个大手术，见手术室门打开，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。茗茹还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，茗波妈一看心疼地左一个蛋蛋右一个蛋蛋地哭着喊了起来。

巧芸和茗菡也跑进去，一个大夫忙拦住说：“赶快出去，再别吵了。你们要这么心疼，早都送来了，还能有这些危险！现在病人还不太稳定，不过你们也不要吃力，快办住院手续去，别在这里瞎折腾了。”

茗波妈还要看，另一个大夫把她推了出来。茗波从手术室出来，也没顾上和家人多说话，只跟着一个护士到住院部收拾病房去了。倪庆山在一旁没魂似的光顾着抽烟。

不一会儿，茗茹就被搬到了住院部的病房里，护士把液体挂好，茗波妈就使唤着让茗波、巧芸、茗菡及马生云女人都回去。巧芸说回去心急得也呆不住，还不如在医院里守着。茗菡也没有回去的意思。马生云女人因心里有愧，也要坚持守到天亮。这时夜已深沉，茗波妈见大家都没有回去的心思，也就罢了。

因病房里只有一张空床，几个人只好轮流着睡，轮流着守护茗茹。

茗茹就这样躺在病床上，她很安静，安静得一夜都没醒来过。第二天太阳出山，茗茹还没醒来。茗波妈不见茗茹醒来，就催茗波去叫了几遍大夫，大夫总说不要紧，等等她自己慢慢就会醒来的。但茗波妈的心里总不踏实，她见倪庆山不在，就气呼呼地嘟囔着：“眼望着娃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大倒是心闲，还有心思去乱转。”

正说着，倪庆山翘着一脸的胡茬进来说：“婊子儿还不醒来，我看光这么干等着要误事的，就到乡上那个方神庙里要了几道符。”茗波妈一听，惊讶地望着倪庆山。猛然间，她发现倪庆山似乎老了许多。倪庆山这时也到了跟前，他把符递过来催着让给茗茹喝下去。马生云女人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倪庆山。倪庆山干裂着嘴唇说：“我心里着急，也没别的办法可想了。还不快给灌，都愣着干吗？”茗波妈这才醒悟过来，她忙喊茗波化好符。马生云女人怕进来个大夫看见，就打发茗菡到门上放哨。

下午，茗茹醒了。她一睁眼见她大嫂正握着她的胳膊，在她的胳膊上，插着一个粗大的针头。她妈、她大姐及马生云女人在床的另一

边坐着说话。她大边抽烟边在地上乱转着。茗茹转眼打量了下房子，这房子好像很陌生。她想翻个身，浑身却困乏得翻也翻不动。

捏着茗茹胳膊的巧芸觉得茗茹动了一下，她有些激动地喊着：“妈，快，茗茹醒了。”茗波妈几个听茗茹醒了，便都转身凑了过来。茗茹想说话，但她的喉咙干得要命。她挣扎着动了下嘴，半句也没说出来，却挣出了几点子眼泪。她妈伤心地边擦着茗茹脸上的眼泪边不停地亲着她的脸蛋。倪庆山见茗茹醒来，他也不管茗茹是怎么醒的，只激动地凑过来问长问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马生云女人见茗茹没有异常反应，这才出了口长气，如释重负地坐在床上。茗波妈心里也慢慢地踏实了，她见马生云女人一脸的倦意，就勉强笑了笑说：“看把你都拖累了这么多天。”马生云女人笑着说：“还说呢，差点给你们把祸闯下了，我这心咋安得下呢。这下可好，我也不用担心了。”茗波妈说：“还说啥呢，这几天多亏有你操心，不然还不知道咋样呢。现在茗茹好转了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赶紧回去吧，屋里怕都等急了。巧芸和茗菡也回去，明儿中午送些饭来。”巧芸和茗菡答应着，还是有些不想回去的意思。倪庆山在旁边瞪了茗菡两眼，姑嫂两人才乖乖儿跟上马生云女人走了。

不多几天，茗茹刀口的线就抽了。倪庆山说住院费用太高，催着让出院。好在茗涛听到消息，就带了点钱，倪庆山又回去和梦二借了些，这才办了出院手续。

现在的倪家除忙地里的活外，还要照顾茗茹。茗茹的刀口已愈合好，也出院回到了家里，但她终究是个病人，所以茗波妈把家里那两只母鸡下的蛋没舍得卖，全都省给了茗茹。

倪庆山因茗茹病在炕上，心里总觉得烦躁，屋里呆着也没事干，就又转出转进的和那些老汉老婆子们凑到一块闲聊，暗地探听着偷粮的事。

庄里人听茗茹从医院回来，都不时提些糖果罐头来看。这天中午，张正福女人吃过饭没事，就到张来福家串门子，她一进门就说：“大嫂，人家都到倪家去看茗茹了，你去了吗？”张来福女人说：“我去干吗？再说了，人家也不稀罕咱去。”张正福女人说：“我也想着。倪庆山牛犊牛犊的，好占个别人的便宜，看把你们那山头抢去，遭天报应

了不是。”坐在一边的张来福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我就来气。看来老天还是有眼的，我早就断定他个老东西不会有好果子吃。看他那些娃娃的熊样，哪个是给他争气的。”张来福女人说：“把他个倪庆山，折腾死才对着呢，看他能支撑多久！”

谁知世事就这么多的磨难，不祥的事偏让张来福给说准了。本来，茗茹的手术是个小手术，不想在家里耽搁了几天，竟成了个大手术。如今手术做了，茗茹的脸色渐有好转。茗波妈看茗茹恢复较快，脸上渐有了笑容。刚高兴了两天，茗茹又觉得刀口痒，便用手一抓，谁知竟抓了个洞，一股黄水从洞里涌了出来。茗茹找些旧棉花把淌出的黄水擦干一看，有一根线头在洞口上，她就轻轻地抽了出来。黄水不停地流着，茗茹不停地擦着，隔一会儿又出来一个线头，她又抽了。就这样不知抽了几根，茗茹心里紧张了，忙喊她妈来看。茗波妈爬到跟前一看，茗茹的刀口上果然有麦粒大小的一个洞。她用手一摸，刀口下面空空的。茗波妈也害怕了，她赶快让茗菡去把马生云女人叫来。马生云女人一看说是毒没消好，就又给清洗了一番。

茗波妈见马生云女人把茗茹肚皮剪开个口子，不觉一阵心寒。她忙催倪庆山去借钱，说要把茗茹送到医院里去。倪庆山心里又犯了难，他知道庄里人都穷，但看到茗茹那个样子，他也着急，于是狠下心和魏新明张了个口。不想魏新明说他在银行里存的全是定期，不好取，手头上的要进货，一时半会周转不开。倪庆山吃了个闭门羹，他一脸扫兴地回到家里，又将魏新明里里外外地骂了一通，且发誓要和魏家比个高低。张来福和魏新旺却幸灾乐祸地拍手称快。茗波听到这些也气得没法，只好跑到他姨夫家借了一回，不免又耽误了两三日才把茗茹送到了医院。倪家少不得又在医院里忙了几天才回来。

这天傍晚，倪庆山一家刚吃罢饭，梦二女人又来了。她刚进门就说：“我昨儿刚看过，今儿又想了，心里老慌慌的，还想看一下我们的媳妇子。”茗波妈起身迎上去，也开玩笑地说：“快进屋吧，茗茹正在炕上躺着呢。看把你不放心的，生怕我们给你折磨了。”梦二女人说：“也就是，我怕你们不给吃，我们可没粮食往胖养。”

倪庆山知道这是梦二女人和茗波妈开的玩笑，他也没说话，只笑着到耳房门台的避荫处坐着抽烟去了。躺在炕上的茗茹听梦二女人说

笑着进来，羞得赶忙拉过枕巾把脸蒙上。梦二女人却拉过枕巾说：“怪心疼的，今儿好些了吧？”巧芸说：“今儿好多了。婶子，你坐。”梦二女人在地上转了一圈，又出来和倪庆山闲聊，茗波妈也跟了出来。巧芸和茗茹说笑了一回，又去伙窑里拿个鞋底也坐在耳房门台子上边纳边听她婆婆几个说话。

正说到热闹处，村长杨春林家的娃娃在大门口大声喊着叫倪庆山去开会。倪庆山喊着问开的啥会，那娃娃已经跑了。梦二女人一听村长叫着开会，知道梦二也去，便起身要走。茗波妈谦让了一番，梦二女人笑着到耳房里又看了看茗茹就走了。倪庆山看茗波妈送梦二女人出去，就收拾着要去开会，茗波说自己要去，倪庆山不肯，只提上收音机自顾自地走了。

茗波知道今天这会多半是为引黄河水而开的，心里着急，就跟在他大后面去了。茗波妈和巧芸、茗菡几个也知道上面给石台乡引水的事也谣传了很长时间，今天这会也许就是为了引水的事，所以她们也不睡觉，只等着倪庆山和茗波回来传递消息。

快到半夜时，茗波才回来。他一进门便兴冲冲地说：“嘿，水真的有希望了。”说着话，他坐到炕沿上，卷根烟点着后又说：“今儿村里开会，说今年秋里引水工程就开工。秋里川地不用犁，村长说要重新分。”茗波妈问：“你没听是怎么个分法？”

茗波说：“村长说，上面限定每口人一亩水浇地，就在渠边。渠道确定后，渠跟前没地的就和别人换，村里统一协调。”茗波妈着急地问：“那怎么个换法？”茗波说：“村长说，如果用川地换，一亩五换一亩，如果用山地换，两亩五换一亩。”

茗波妈说：“村里人都同意吗？”茗波说：“就张来福和魏新旺的意见大，其他人倒还可以。我大为这事又和张来福、魏新旺吵了一架。”茗波妈一听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大吃上真没干的了，老和那些人见什么高低。那两个啥事上不想着自己多占点便宜。管他们呢，只要咱们顺着大家走就行。那你没听渠从哪里过呢？”茗波说：“现在具体还没定下，不过大概方向已经测得差不多了，就从咱们大地里过。哦，今天村长说他一个人忙得顾不过来，还选了个副村长。”茗波妈问：“选的谁？”茗波说：“张逸山。”茗波妈微笑着说：“看来大家还有眼光呢。”

正说着，倪庆山又回来了。茗波妈看倪庆山怒气未消，也没多吭声。倪庆山听屋里人都不说话，知道茗波回来把他和张来福、魏新旺吵架的事说了。他本不想再提这些，只说引水的事，谁知嘴一张却没忍住，还是将张来福和魏新旺先骂了一通，才说起了引水的事。

茗茵听她大、她妈和她大哥说到激动处，就抢着说：“嘿，土坪就要变了，我越听越觉得美，这欢快的脚步好像就在身边。正好放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，要写暑假里的新鲜事，我就写这。”茗茵和茗源都说这个好。茗波妈笑着说：“咱们家的新鲜事还嫌少？唉，给你梦家二爸才还了几天的钱又叫咱们给拿来了。”

倪庆山只唉声叹气，再不言传。茗波瞪了一眼坐在他妈身边的巧芸说：“有人就行了，还怕啥借账不借账的。”巧芸只低着头，也不吭声。

第二天中午，茗波犁地回来，见队里小黑板前涌着一堆人。茗波想着可能又是上面发下来的什么通知，于是赶上牲口也跑过去。他到跟前一看，小黑板上哪有什么通知，却是一首词，那词为：

渔歌子

南山脚下桃花盛，迎来春风传佳音。远飘香，近粉红，富民路子党来引。

茗波一打听才知道，这是老秀才张道明的杰作。原来，昨晚村里开罢引水工程动员会，老秀才张道明一激动，为抒情怀，今儿早上就在小黑板上题了一首，让村民们共赏。

茗波看罢，回去在家里念着让大家听。茗源说：“写得怪好呢，我也去看看。”茗茵说：“好是好，就是秀才老糊涂了。意境较好，但要合时。你们想想，咱们南山脚下的桃树早就没了，还哪有桃花？就算有桃花，这几天也都变成桃子了，还什么的香呀红的，还不如我写一首呢。”

茗茵说着便往外走，她妈忙喊着说：“茗茵，你还真写去啊？不要再丢人现眼了，那么多人，你乱写个啥。一个女孩子家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茗茵笑着说：“咋了？容得人家抒情容不得我抒？”她妈着急地说：“人家是少年的老秀才，你算个啥？快别去了。”

茗茵不听，只是个往出跑。倪庆山在耳房里听见，怕茗茵丢脸，

也忙喊茗波去把茗菡拉回来。茗波说：“要不叫写去，茗菡好歹也是个高中生呢。再说了，咱们庄上也没有几个懂家子，就张道明，他也不会见怪的。”倪庆山看茗菡已经跑了，心里只想着女儿大了，只要能写好也是他的骄傲。

茗菡听她姐去写诗，也跑了出去，到黑板跟前时，她姐已找来粉笔写开了。后面有人大声念着：

渔歌子

南山贫瘠北山荒，天高人怨心迷茫。引河水，充粮仓，党的光辉照山庄。

至此，土坪山又开始热闹了起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整田运动在滚滚的风沙中渐渐地拉开了帷幕。

第二十二回

平田地风波大起 得疑病父子相争

秋收之后，县上发下通知，说今年赶封冻之前，石台乡的引水工程就要完成，明年开春必须让这里的农民种上水浇地。这个通知下发之后，沉寂了多年的石台乡又热闹了起来。这里的人们翘首期盼，早就等待着这一历史性时期的到来。

日历总算翻到了开工典礼的这一天。开工典礼是在新盖起的水管所举行。这天赶早，有好多人就向水管所大院涌去，就连乡上中小学、各农村中小学的学生娃娃都来了。不多时，水管所院里的人已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不停地放着鞭炮，只等着典礼仪式的开始。大约八点钟，参加典礼的领导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按次就坐，典礼仪式也就开始了。等几长串鞭炮连响之后，领导们开始讲话了。台下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，又说又笑，水管所院里一片欢腾。

倪庆山也去了，他的心情很激动。在他眼里的土坪，今天虽然还是灰蒙蒙的一片，但生活终究有了希望，日子也有了盼头。所以引黄河水开工典礼结束后，他赶着把粮食打好装进仓库，茗波就去修渠搞副业了，每天不管吃喝能挣两块来钱。倪庆山和茗波妈、巧芸几个则忙着平整田地。他们和梦二弟兄几个合在一块，用车子拉的拉，用背篋背的背，用铁锨挖的挖。他们知道，这是一场为温饱而战的运动，是一场与天争与地斗的运动！这场运动的胜利，将预示着他们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，让他们摆脱亩产三五十斤的贫困。所以他们都干劲十

足，就连茗茵几个放学之后也不回家，都跑到地里给大人帮忙。

他们就这样在尘土飞扬的黄土坡上为改造这片土地而努力着，奋战着！

看着满地的人影，听着满滩的吵闹声，倪庆山激动地说：“哎呀，这场面，多少年都没见过了。”梦二说：“也就是，你看把这些娃娃一加，到处是人。这还了得，干活的人比在生产队时多了好几倍呢。”茗波妈笑着说：“人多就是力量大，你看这么几天干了这么多活，要是放到生产队的时候，干不上个一年半载才怪呢。”

倪庆山四处张望着，那滚滚车轮的声响，那黄沙弥漫的天空，让倪庆山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步伐。他热血沸腾，内心忍不住地激动。茗波妈也激动地说：“要是插上几杆红旗看去还美，就和在生产队时的基建会战一样。”茗茵觉得新鲜，就喊着让她妈也做个红旗插上。

倪庆山看这场面，也觉缺样东西，经茗波妈一提醒，他才想起来是红旗。想当年，他当基建队长时，守的就是红旗。而如今，茗波妈一说，他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半山坡上那杆莫名奇妙的旗子。倪庆山的心里有些烦躁了，他想着红旗不该是那样插的，于是说：“啥红旗不红旗的，好好干你们的活儿。”茗茵几个见她大有了怒色，就不再言传了。

这天下午，倪庆山两口子、梦二两口子、梦怀江女人、梦怀鑫女人刚到地里，正要拾掇着拉土，却见人们都往西面跑。他们不知是咋了，便都站着看，倪庆山干脆放下铁锨也跑了过去。

那里已围了一大群人。倪庆山挤进去一看，尹春盼家的海娃正抱着双腿坐在地上大声地嚎着，手指缝里还渗着血。尹春盼女人在旁边哄着，尹春风、尹春明、尹海亮几个拿着铁锨立在前面。只听尹春明骂道：“你些不要脸的，寡妇拉娃娃有啥好欺负的，有本事了你拿铁锨往我腿上来砍。”

尹春明的对面，有几个人抱着张来福。张正福、张传福、张顺贵、张正福女人、张传福女人也都拿着铁锨立在前面。张来福女人指着海娃骂道：“我把你个婊子养的，才从奶头上掉下来几天就敢骂人，看我敢不敢放你个碎婊子的血。”

这边尹春风又骂道：“张兆福在银行里，你们也去叫来仗个势，我

看你们今天就把人吃了。蛮不讲理的些混账东西，和一个娃娃见什么高低，你都亏先人死了。”那边张来福女人也骂道：“就连他个婊子儿要见个高低呢，我看他个狗东西就来把老娘吃了。”张正福又骂道：“叫一个碎杂毛子指着眼窝子骂人，我就亏先人死了。你叫海娃来，他个碎杂毛子要是再敢骂上一句，我把他的头先取了再说。”这边尹家骂一句，那边张来福女人跳着骂三句，且有张来福、张正福、张传福及几个女人帮忙。

倪庆山看张尹两家在吵架，却不知为了什么，就问旁边一个人，那人说张来福打地界时把海娃家的一米多地占了过去，尹春盼女人不依，两家就吵起来了。倪庆山一听就来了气。前几件事情上他已受了张来福几肚子的窝囊气，再看到眼前的情景，已是万丈的怒火。倪庆山的意念已随血液狂涌到脑门，他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张口就骂道：“把张来福还往人堆里算？有种你占别人的便宜去，和寡妇娃娃闹也当本事地给人显。”

张来福见倪庆山也来给尹家帮忙，他想着倪庆山总跑在他的前面，占着他的便宜，心里又多了一份憎恨。今倪庆山自投罗网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趁这机会，把他当众羞辱一下强如自己背后算计十回。所以张来福破口大骂道：“倪庆山要是人的话，世上的人多了。占了别人的山头，偷了别人的粮食，还有脸在这评理，你羞人不羞人。”倪庆山说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竟和女人一样，咋血口喷人呢。那天永艳说你们粮食在家里呢，你怎么还说让人偷了？”张来福说：“永艳说的那会子在，后来让人偷了还不行吗？偏永艳说放粮的地方时，就你们一家人在场，不是你们还会是谁？”倪庆山怒道：“放你娘的臭屁。谁占你的山头偷了你们的粮食，谁就让天报去！”张来福说：“天早报了，你别再假惺惺地装作不知道。你连女人都偷，什么坏事不做。”

倪庆山心里猛的一震，又大吼一声道：“我偷谁了，你给我指出来。”张正福冷笑着说：“别急嘛，你做的事你清楚，还用我给你往出指？自己把坏事做绝了，还成天的往庙里跑。你不信神，老往庙里跑着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孽。告诉你，你忏悔得再忙，也是个断子绝孙的种！”

倪庆山听张来福的话处处揭到他的疼处，立时火冒三丈，就向前猛跨几步大骂道：“你个不得好死的杂种咋把话往绝说呢，也不怕天来报你。”张来福说：“怎么，你想打人还是咋的？天报了谁众人知道，还用得着我来说。放你的心，我没做过亏心事，也不怕天来报。”尹春明在旁边看张来福摆开一副要打倪庆山的架势，就提起铁锨也向前猛跨几步大骂道：“把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，干脆打倒算了。”

张来福知道尹春明年轻气盛的，若自己动手迟了，准要吃亏。于是他还没张嘴就先抡起了铁锨。尹春明看张来福真的抡起了铁锨，也慌忙拿铁锨去当。尹春风一看张来福和尹春明真的动起了铁锨，他怕出个意外，心里一慌，就忙上去要往开拉。张正福、张传福以为尹春风要给尹春明帮忙，也就冲了上去。这一来，却又激怒了旁边站着的尹春辉，他二话没说，也疾步冲了过去。两家六七个人你推我搡的就打起了群架。

倪庆山看张尹两家打起来，心里又气又恨，只想着一拳能把张来福打死。但他们铁锨来铁锨去的，倪庆山没拿铁锨，无法靠近，只好站在旁边大骂着张来福。张顺贵见倪庆山骂他大，也就过来骂倪庆山。倪庆山本已气恨难忍，今张顺贵又来骂他，他哪能受得了一个小辈人的辱骂，伸手就给了张顺贵几个巴掌。张来福斜眼一看倪庆山在打张顺贵，心里一急，就狠命甩开尹春明向倪庆山扑去。在前面挖渠的茗波、梦怀江、梦怀鑫几个这时也刚好赶到，他们见两家打了起来，就要过去拉架。刚要拉，茗波却见张来福要打他大，他也没顾上多想，就忙过去拦住张来福。

张来福见茗波来拦，就气冲冲地喊茗波让开，茗波拉住张来福的胳膊就是不放，张来福顺手给了茗波两拳。茗波见张来福拳来，忙往过一躲，却见桃花远远地盯着他看。他不觉一愣，谁料张来福又是两拳。

茗波见桃花紧张地往前移了两步，他脸一红，猛转过身，一把揪住张来福就是一顿耳光。这顿耳光，竟让张来福辨不来个东南西北。张来福心里纳闷：茗波平常憨厚又老实的，只想着打他一顿，他就躲了，不想今天他竟然敢还手，并且对准的就是他。

张来福想着自己小瞧了茗波，今挨了茗波一顿耳光，便恼羞成怒。

他一把推过茗波，就要去拿铁锹。茗波一看急了，忙赶过去往张来福的屁股上又是一脚。张来福因忙着去拾铁锹，没多注意，突被茗波一脚，他向前一扑，就来了个老狗吃屎。

茗波一看张来福爬在地上，刚要上去再踏两脚，却看张来福一副狼狈样子，就停住了。他不知自己今天哪儿来的这么大勇气，竟打了张来福，心里又觉一阵好笑。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桃花，桃花拍手大笑着。茗波心里刚一激动，张顺贵又来了。茗波想着自己和张顺贵常在一块玩耍，想他也不会打自己的，就没在意。不想张顺贵过来对准茗波的大腿就是两脚，嘴里边骂着：“你吃豹子胆了，敢打我大！”

茗波正想着张顺贵原来也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人，张来福老婆却扑过来，又给了他几拳。茗波心中一阵恼火，想要打，却想着张来福女人虽然泼辣，却是妇道人家，按辈分又长自己一辈，且上了年龄，也就没打，只举起拳头张扬了两下。张顺贵以为茗波要打他妈，就照准茗波肩头又是一拳。茗波疼痛难忍，便和张顺贵厮打了起来。

倪庆山看张顺贵娘儿俩在打茗波，就过来吼骂道：“这些狗杂种还真能得不行了！”还没到跟前，张家的女人娃娃全涌了过来，尹家人一看也都慌忙涌了上去。围着看热闹的人一看架势都着了忙，他们乱纷纷的散成一片，有往后退着躲的，也有涌上去往开拉的。

张家、尹家、倪家拳头铁锹乱抡，就连拉架的那些人也有挨了打的，还有和三家以往不和的人也趁乱报复的。在外围，往来跑着看热闹的往来跑，吓昏眼的往出跑，还有乱喊乱叫的，地里霎时乱成一团。

正在这时，张逸山跑了过来，他一看，这哪是打架，分明是在玩命。张逸山的眼睛都吓直了，老远就喊着：“你些婊子儿都不要命啦！”但他这微弱的喊声那些人哪能听见。张逸山看尹春明、茗波等人挂了彩，要是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。他又急又气，也顾不得脚下高低就疾步奔到跟前，大吼一声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

站在旁边看热闹的那些人听到喊声，一看是张逸山来了，便都退到一边。张逸山进到圈里，见三家还打得激烈，就又吼了一声。这三家人，哪个肯饶，他们直打了个尘土飞扬、天昏地暗。张逸山一看连他也喊不住了，就跑到张来福跟前，不由分说，抬手就给了张来福两个耳光。张来福愣住了，他抬头一看是比他小好几岁的他的三爸，再